

菲德尔·卡斯特罗

向全国人民报告美国雇佣军入侵事件
和吉隆滩战果的电视演说



人 民 出 版 社

57618

研究所

菲 德 尔 · 卡 斯 特 罗

向全国人民报告美国雇佣軍入侵事件
和吉隆滩战果的电视演说

(1961 年 4 月 23 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二年 · 北京

根据古巴革命出版社 1961 年出版的《吉隆滩：
帝国主义的溃败》文件资料集第一卷译出

菲德尔·卡斯特罗
向全国人民报告美国雇佣军入侵事件
和吉隆滩战果的电视演说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 $\frac{7}{8}$ · 字数 60,000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196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684 定价(四) 0.30 元

大家已經了解大部分事实，也从許多消息中知道了这次进攻是怎样进行的。一般說来，大家的消息来源，部分是我們总參謀部发出的报告，其次是各报所刊载的报道，还有俘虏自然而然地、完全自发地提供的供詞。这么說，群众已經知道有关这次入侵、有关它是如何組織以及如何被击潰的大量材料和事实。

因此，这里我只打算一般地談一談，并向大家略为說明在战斗发生的地区，敌人的計劃是怎样的，我們革命者是怎样部署，怎样实现計劃的。

首先，相当時間以来，几乎是一年以前，大家就知道有人在組織一支远征軍，准备进攻我們的国家。革命胜利以后，我們一直生活在一連串的威胁、危險之中；这就是說，在这一切外来威胁之下，革命不得不經常处在受到进攻的一系列可能性之下。

革命的敌人，也就是說帝国主义，是唯一有力量的敌人，也是唯一能够組織这种进攻的敌人，他們有种种不同的方案。我們經常要考虑帝国主义对革命可能采取的种种行动：或者是間接侵略，或者是……他們后来終於实行了的是間接侵略，固然也不能說是完全間接的。从雇佣人員参加入侵这一点說来，那是間接侵略，然而那也是直接侵略，因为这些人員是在美国人所組織的訓練营获得指示，使用美国人所供給的海空装备前来进攻的，入侵的部队甚至是由美国的海軍部队护送的，尤其是美国空軍在一定的时刻参加了战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此，这次侵略并非典型的間接侵略；这是間接侵略或間接进

攻的战略和参加这次战斗的人們的直接行动两者的混合。这就是說，这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它既不是由海軍陆战队、由它的空軍、由它的武装力量直接进行的一次直接侵略，也不是它的各种部队都不参預的一次間接侵略。这就是說，这种侵略，基本上是在雇佣軍的基础上組織起来，而由海軍和空軍給以頗为直接的支持的。

这就是說，經常要考虑以下几种可能性：一种是間接进攻，一种是通过美洲国家組織的进攻，一种是直接进攻。

典型的間接进攻，就是推翻危地馬拉阿本斯政权的那次进攻。那也是一次組織雇佣軍搞的行动，虽然据說——根据我們的經驗，我們可以肯定是这样——从美国航空母舰起飞的美国飞机参加了反对阿本斯的战斗。可是，一般地說，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間接进攻。

也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在美洲国家組織內，由美国施用压力，迫使大部分拉丁美洲政府参加，发动一个集体行动来反对古巴；还要考虑到直接进攻的可能性。

事实上，美国始終在使用和威胁使用这三种类型的行动：間接行动当然是老早就开始准备了的；同时还在进行活动，設法組織一种反对古巴的集体行动，这种行动沒有能够成功。它之所以沒有能够成功，大部分是由于拉丁美洲輿論支持古巴革命。这成了美国政府至今无法越过，而且越来越无法越过的障碍。这使一些动摇的政府，在美国的这种活动面前，保持住了自己的中間立場，并使一批立場坚定的拉丁美洲政府联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墨西哥政府反对干涉古巴問題的立場最为坚定；夸德罗斯政府反对这种干涉的立場也是坚定的；厄瓜多尔政府的立場也很坚定。

一句話，美国企图依靠美洲国家組織組織一次侵略的活动，遭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有力反抗。

那末，美国能够依靠誰呢？这样，美国就得借重拉丁美洲最腐败、名声最臭的政府。起先，它企图借重特魯希略，当时对古巴組織的侵略，似乎要从圣多明各来了。后来，美国又以帝国主义政府特有的虛伪，开始进行广泛活动，企图博取拉丁美洲一些所謂代議制民主政府的支持。为了这个目的，为了遮掩它的政策的丑恶真相，于是就开始装成特魯希略的敌人，假意亲近拉丁美洲那一类不像特魯希略那样臭名昭彰的統治者。

就在这个时期，召开了哥斯达黎加的會議，会上发表了那个毫无任何重大影响的宣言。而那个宣言却引起了反应，在哈瓦那举行了集会，同时也在拉丁美洲輿論中引起了极大反应。当时美国的政策是在这方面努力：企图以譴責特魯希略为借口来攻击我們。这就是說，一个曾經支持过特魯希略政权、曾經喜欢过圣多明各这种政权形式的政府，由于純粹虛伪的理由，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表面上放棄了这种政策，装成了特魯希略的敌人。

美国一方面譴責特魯希略，另一方面却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危地馬拉的伊迪戈拉斯加强联盟，尽管这些政权，例如尼加拉瓜和圣多明各的政权，是来历相同的；这些国家的政权都是在美国占領下产生的，是在那时組成的武装力量中产生的；这些武装力量后来和美国壟斷資本、和这些国家的反动势力結成联盟，保持住了它們的統治地位。

到了最后，美国政府在它侵略古巴的計劃中完全陷于孤立，和它串通一气的就只剩下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的政府；这两个政府，是典型的腐朽、专制、反动的政府，是它們国家里工人农民利益的敌人。

这就是說，美国所能利用的就是这一些工具。美国不可能依靠像墨西哥这样的政府，也不可能依靠像巴西这样的政府来进行

这一个活动；最后，也不可能依靠拉丁美洲其他不愿意被牵连到美国反古巴阴谋中去的执政者。

这就是說，美国在这个冒险行动中的伙伴，是拉丁美洲最反动最腐朽的政府，主要是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的政府，它和它們一起来进行这种間接的侵略。

在某一些时候，我們也处在直接侵略的危險之中。这种危險始終威胁着我們，有时候美国领导人物跃跃欲試，危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去年十二月末今年一月初，即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一些日子，就曾是直接侵略似乎迫在眉睫的一次。

我們一直在联合国以及許多別の場合，談到这种侵略的可能性，談到美国可能寻找一个口实，可能組織或准备一次自我侵略，就像美国准备实行軍事侵略时向来所做的那样。他們总是想方设法捏造或胡謔一些借口。因此，我們对关塔那摩海軍基地遵循着谨慎的政策；这就是說，我們遵循着一种十分谨慎的政策，尽力避免让美国在这里找到进攻我国的借口。当我们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时候，我們在联合国提出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們担心美国会在关塔那摩策划一次自我侵略，我們宣布我們决不使用武力收回关塔那摩，宣布我們將一貫遵循法律的途徑，用合法的手段，通过国际机构要求收回我們的这一块土地，其目的是不让美国找到对我国进行直接侵略的最微末的借口。

我們对于直接侵略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抵抗到底，直到最后一个人。这就是我們的决心。然而，我們当然也希望不发生这种侵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这类造成生命财产損失的事情漠不关心。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发生这一类的侵略，因此，我們千方百计地避免讓他們找到最小的借口，我們也总是在告訴全世界，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立場如何，目的是使他們没有办法走这

样的一步。

另一方面，我們已經下定決心：如果这种直接侵略在我們国家发生，他們到那时候就会知道在这里将遭到什么。他們将遭到我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我国全体人民的全面抵抗；那时候，他們将会在人民的抵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即使他們准备的是一场直接侵略。

这种直接侵略的危險現在又日益严重了，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間接进攻的計劃失敗之后又严重起来了。我們向来就說，我們知道，帝国主义必将灭亡，历史注定它要灭亡，可是我們不願意它到我們家里来自杀，使我們受到損害。

这就是說，我們认为帝国主义必将灭亡，我們认为帝国主义活一年寿命就短一年，帝国主义注定要老死或橫死。这就是說，如果世界能过一段和平日子，它就会老死，这样帝国主义多少还能活些时候；如果帝国主义挑起一次世界大战，那它就要遭到橫死。

这就是說，如果他們把人类引向一次世界大战，它就要遭到橫死；如果他們平靜一点儿，回想一下，思考一下，本着起碼的理智、起碼的历史責任感办事，他們就会避免一場世界大战，可以活一个短时期或者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是問題是，作为一个社会-經濟結構，毫無疑問它要消灭，这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規律所决定了的。这是毫無疑義的。（掌聲）

我們当然不願意帝国主义到我們家里来自杀，使我們受到損害。这就是說，它向我們进攻来自杀。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了，如果这件事万一发生了，那末沒有二話，我們要抵抗这个进攻；我們要給予他們料想不到的坚强抵抗。（掌聲）

当然，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橫死的末日已經开始，这个橫死是他們自己招来的。因为在玩弄战争的，把世界拖到战争邊緣的，就是他們。他們这样做，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它的侵略本质，它的

統治本质，它的法西斯思想，以及美国领导集团愈益明显的法西斯精神；其次，是它本身的矛盾，以及它本身的經濟問題，这些問題迫使他們制造一連串的危机，挑起一連串的战爭危險，目的是要在战爭經濟的基础上，維持住它的机构，它的經濟体系。

这就是說，他們企图摆脫他們不得不經受的危机，他們不得不經受的經濟危机，这是由其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产物；他們企图使用战爭的手段来摆脫它，可能的話尽量使用局部战爭的手段。例如，每当他們到了經濟危机的边緣，他們就企图制造一种局部的战爭。为什么呢？为了使軍事經濟活跃起来，使現在遭到生产过剩危机的工厂进行生产。因为当战爭的机会一出現，他們就把一切軍需工厂全部开动，一句話，他們通过战爭的道路来解决通过和平的道路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这就是說，在正常时期无法保持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統治，因为它要逐漸发展成危机。它不像社会主义制度那样，有完善的經濟組織，有按照需要的完善的計劃安排，有每年百分之十的增长率。这就是說，每年生产能力增加百分之十，而美国的生产能力每年只增加百分之二左右，很大一部分美国的工厂陷于癱瘓状态。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一种計劃經濟，因为这不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世界的需要而生产的，这种經濟制度是建筑在一部分人壟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这些人完全違背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于是，这种制度产生了生产过剩、自然資源和工业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的危机。于是，他們就拿战爭作为真正的“万应灵药”。这就是說，战爭作为周期性危机的良药，靠了它，他們才能在軍需物資的基础上振兴他們的經濟。

这就是說，他們沒有能力为和平而生产；他們沒有能力生产工

业机器、农业机器、医疗设备、卫生设备；换句话说，这一切理应造福美国人民、造福全人类的设备能力和资源，他们都不能够利用；他们本身的经济制度阻碍他们为了和平的目的使用这些自然资源和他们工业能力。结果是浪费了大量人力、工业设备和自然资源，这些，只在战争的时候才使用得上。

你们都已经知道，美国的战争预算超过四百亿美元。这一笔钱如果用来建设，譬如说，用来制造建筑房屋的材料、建筑学校的材料、建筑医院的材料、修筑道路的设备、建立工业的设备，那末简直难以想像，这四百亿美元的出产对于全世界具有多大的益处。

还应该看到，美国的工业能力和经济能力并未全部利用；有一些工业只进行三分之一的生产。而在苏联，由于计划经济，所有的工厂都尽可能地生产以满足需要。在美国就没有这种事。

在美国，随便哪个人想开一家口香糖厂，就可以开一家口香糖厂，尽管同类的工厂已经有了两百家。另一个人想开一家雪茄烟厂，就可以开一家雪茄烟厂。另一个垄断资本家想开一家汽车厂，就可以开一家汽车厂。

这就是说，在那里，投资是毫无计划的。

在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里，却考虑到什么工厂才是需要的。如果雪茄烟厂已经足够，就不开雪茄烟厂，而开一家鞋厂，开一家纺织厂，或者开一家农业机械厂。为什么呢？因为全国生产都是有领导地进行的，投资是有计划的。在美国就没有这一回事。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资源被荒唐地浪费着。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入战争，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实行战时的经济体系军事化，按战争需要来安排计划。因为当战争发生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受到了约束，政府不允许每一个垄断资本集团生产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是对他们说：你不能继续生

产汽车了，现在你应该生产坦克；现在你不能继续生产游艇了，你应该生产军舰，生产登陆艇；你不能继续生产这一种民用飞机了，你应该生产军用飞机。那时候，他们控制着整个经济，制订生产计划；他们控制着经济，设法达到惊人的生产高度。

这就是说，在战争期间，他们制订计划，对经济进行控制，达到预定的生产指标；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都有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工厂都在生产，为了战争而生产。

他们不可能通过和平时期的生产解决失业问题，因为有一连串的利益是和这样的一个计划相抵触的。相反，在打仗的时期，在战争的时期，他们能够用军事生产来解决经济危机。

因此，在美国有些集团，他们想通过玩弄战争，玩弄战争的危险，来解决他们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尽可能只搞局部战争。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策的特点之一。

至于对我们的国家，他们曾经设想各种各样的侵略，特别是这种直接的侵略；这种威胁，我们已经好几次遇到，现在又遇到了。就如我前面说的，这是因为他们遭到了失败的缘故。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他们对我們所进行的这一种侵略。

他们怎么能够组织起一支雇佣军，在我们国家对全民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对起义军和民兵的强大力量，进行军事行动呢？谁都无法设想，他们怎么能够集合起足够的力量来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们考虑的并不是这一种战争，并不是想用雇佣军在我们国家登陆，正面击溃我们的军队，然后占领全国的这种正面交锋的战争。他们考虑的是一种消耗的战争。

美国对我们的国家的侵略计划，当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计划。军事侵略，不过是帝国主义对我们侵略的一个方面。侵略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这就是说，首先对我们的侵略是一种削弱革命

的經濟侵略。這就是說，在經濟戰線上打擊我們。他們在經濟戰線上怎樣打擊我們呢？他們用取消食糖定額的辦法在經濟戰線上打擊我們。

我們的經濟，是一種以向單一市場輸出為基礎的經濟，基本上只生產一種東西，就是食糖。這就是說，是一種以單一作物向單一市場輸出為基礎的經濟，這單一市場就是美國的市場。我們的經濟，是完全依賴於美國經濟的。

因此，在我們國家里，爭取經濟獨立的口號說過不知多少遍，翻來復去地說過。也由於這個原因，幾乎全世界都在反復地說着這句口號：“沒有經濟的獨立，就沒有政治的獨立。”很明顯，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真理。我們並沒有經濟的獨立。為什麼呢？因為首先我們完全依靠美國的市場；我們的輸入也依靠從美國的進口。

此外，我們的經濟……國家的經濟也處在美國壟斷資本的手里。銀行，主要的工業，礦產，燃料，電力，電話，我們大部分最好的耕地，主要的制糖廠，一句話，都是美國壟斷資本的財產；我們的經濟，完完全全得依靠美國。因此，我們不可能自稱為一個自由的國家，因為我們在經濟上並不自由。

在這種情況下，革命取得了政權，於是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和革命的法令，企圖改變我們國家的經濟結構。這些革命的法令立刻和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發生了衝突；而和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發生衝突，就意味着和美國統治集團發生衝突，因為，歸根結蒂，美國的壟斷資本和政府是同一回事。

過去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曾經和美國發生過問題，這只是因為這些政府沒有制訂過一條對人民有利，同時損害壟斷資本在古巴利益的革命法令。自然，在拉丁美洲也有一些政府和美國保持着親密的友誼關係。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沒有制訂革命的法令。是

的，因為他們沒有制訂一條把石油收歸國有的法令；因為他們沒有按照人民的要求制訂一條把礦山收歸國有的法令；因為他們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因為他們沒有施行任何真正主權的政策。當阿本斯政府企圖在危地馬拉實行土地改革，影響了聯合果品公司的土地的時候，當然，就引起了美國對這個國家的侵略，推翻了這個政府。

直接的干涉，是屬於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從羅斯福的政府開始，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這種直接干涉就消失了，代之以一種間接的干涉，就像在危地馬拉所施用的那樣。他們並沒有派海軍陸戰隊到危地馬拉去，他們派卡斯蒂略·德·阿馬斯，派一支雇佣軍，和危地馬拉的職業軍隊勾結在一起，於是占領了這個國家，使它受苦，一直受苦到現在。他們在那里有一個老爺，他不過是美國的一件工具，而在危地馬拉，有着可怕的飢餓和巨大的不滿。這位老爺就在那里從事組織雇佣軍的工作，來侵犯我們的國家。

危地馬拉人民受到那幫服從美國政策的雇佣軍進攻之後所遭到的悲慘命運，就是這樣的。

在我們國家，開始實行了一系列的法令和社会改革、經濟改革，因此也和美國的利益發生了衝突。但是這一次，帝國主義並沒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樣，像在危地馬拉那樣，有一支經過訓練的職業軍隊，由他們的外交使節指揮，反過來反對人民的政府。沒有。在古巴，職業軍隊已經被擊潰，舊式的軍隊已經被擊潰，武器完全落到了農民手里，落到了工人手里，落到了人民手里；他們就是起義軍汲取力量的源泉。美國的軍事顧問團在古巴一直待到巴蒂斯塔倒台的那一天。奇怪的是，當我們的軍隊到達自由城，即原來的哥倫比亞軍營的時候，第二天早晨發現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成員像往常一樣，像往常每天所做的那樣待在那里。他們在那里等着瞧我

們是不是對他們說：“好吧，還在這裡開始教練吧。昨天你們還教練巴蒂斯塔的士兵來殺我們，現在教練我們吧。”

可是我們對他們說：“好吧，你們該做的事是儘快地回老家去，我們用不着你們……”（掌聲）我記得很清楚，我在那裡的一個小客廳裡會見了這一羣軍官，對他們說：“好吧，你們教練過巴蒂斯塔的軍隊，而巴蒂斯塔的軍隊失敗了。而我們，我們沒有經過你們教練，就打敗了巴蒂斯塔的軍隊。說實話，你們就這樣教練出一批打敗仗的人。我們不要你們教練。”（掌聲）我就請他們走了。

現在已經沒有了軍事顧問團，沒有了他們用來和領導軍隊的軍官建立聯繫的工具。這些領導軍隊的軍官，在一定的時候，當政治情況發生了變化，就被他們所利用。他們在古巴碰到的，是一個有點兒複雜的情況。這情況不同於危地馬拉，因為他們不能依靠職業軍隊，也不能依靠軍事顧問團，他們要應付的是一支全新的軍隊，由一些經歷過戰爭的人指揮；這些人和他們沒有絲毫的共同利益，這些人的階級利益和職業軍隊所要保衛的階級利益完全相反。

這就是說，他們不能夠在古巴指望有一支軍隊舉行政變。政府得到人民的巨大支持；革命政府有一支產生自人民行列的新的軍隊。怎麼辦呢？於是他們開始了經濟侵略，開始了侵擾的計劃。怎麼辦呢？他們自問。

他們說：“好吧，既然古巴是一個經濟上完全依賴美國市場的国家，古巴是一個經濟不能獨立的国家，一個完全依靠我們的不發達国家；任何政府，只要取消食糖定額，任何政府，我們只要箝制它所依賴的市場，就不得不倒台。”他們這樣估計，於是開始進行威脅，而威脅的政策最終變成了實行的政策。後來就來到了完全取消我們食糖定額的時刻。

他們就這樣對一個国家進行侵略，這個国家，首先是一個不發

达国家，其次是习惯于消费一些奢侈品，因此最近几年，輸入总是超过輸出。革命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了节约的政策，但是并不是损害工人、损害农民的节约，因为农民并不坐凯迪拉克汽车，农民和工人也不是到巴黎到美国旅行的人，农民和工人也不是消费这一切奢侈品的人。在我国，例如，花费了……据我所知，过去在我国，单单进口汽车就花费了三千万美元。汽车零件的进口也达到这个巨大的数目。而在农业设备上，却每年只花费五百万美元。

另一方面，却有着大片的土地长满了蒿草，没有耕作，完全荒蕪；农村里，成千上百的家庭在挨饿，没有工作，完全依靠甘蔗收获季，依靠三个月甘蔗收获季的工作，一般就依靠这三个月的工作来清偿失业期间欠下的债务。

这就是我们农村的现实。

革命一方面规定了对人民有利的政策，这就是说，降低了房租，减轻了税收，把丢荒的土地交给合作社，发展农业，投资购买大量农业设备，使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做。同时我们开始实行一种政策，这政策一方面使人民直接受惠，另一方面限制奢侈物品的进口，不买华贵的汽车，而买农业机器和工厂设备。

这样，用这个节约的政策，政府成功地使得外汇有了显著的增加。这是和帝国主义所想的完全相反的。他们对拉丁美洲宣传过一种紧缩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内容就是牺牲人民群众，牺牲工人农民，冻结工资等等一系列措施，另一方面，它却完全不影响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生活方式、挥霍、嗜好和收入。这种紧缩政策毫不要求他们忍受牺牲。而我们实行的紧缩政策所影响的，恰恰正是这些社会阶级，他们花费奢侈品最多，挥霍最多，旅行最多。这就是说，这些老爷要到国外旅行时，我们并不核准他们申请的全部美元，只给他们有限的一部分。以前他们带着比索到银行，兑换

成万美元，拿了就到巴黎去花。革命胜利以后，这不行。对他们說：要到巴黎去，就是这一些錢。这就是說，有个限額。

这样建立起来的緊縮政策，对人民并无影响，但是对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却有影响；这个政策的实行，恰恰是为了购买农业机器，建立工厂，改善人民中貧苦階級的教育条件和居住条件。

他們在拉丁美洲宣揚一种建立在牺牲工人农民、而一点不牺牲統治階級的基础上的緊縮政策。革命政府則建立了一种对工人农民有利、牺牲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緊縮政策。

等到他們发觉了这个政策的結果；等到他們看見切·格瓦拉到了国家銀行，工作做得极有成績，而那个大家都认为在經濟問題上是个圣賢的“深謀远慮”的先生，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古巴，他还没有溜出国我們就撤換了他——他是在失去了国家銀行的位置以后溜出国去的——，于是他們等待着这个沒有这些“深謀远慮”的先生們帮助的国家垮台。

可是发生的事情却完全相反，因为这些先生，是一些“深謀远慮”过份的先生，他們对帝国主义有用，对人民并没有用。于是我們用有才智的同志代替了他們；这些同志現在在那里不是为帝国主义工作，而是为人民工作。

由于这种節約的政策，外汇逐漸增加了。于是他們明白了这个形势，就从石油开始，进行了进一步的侵略。大家都記得，他們是怎样企图使我們沒有石油的。

我們由于和苏联的协商，而且也由于我們有意把我們的产品卖給別的市場，因此我們訂立了一个協議，出售一定数量的食糖給苏联，买回他們的石油。为什么呢？因為我們用食糖来支付石油的价款。

以前，我們得用美元来支付石油的价款，而这些美元又需要从

不买我們食糖的別的市場上去得來。節約外匯，用在工業和農業機器上，這對於國家說來，是恰當的；把食糖賣給別的市場，得到以前要用美元支付的东西，也是恰當的。所以把食糖賣給蘇聯，取得石油。

可是當美國石油公司得到通知說我們需要消耗的一部分石油將從蘇聯得到時，他們堅決地說：不行；他們那里不煉蘇聯的油。如果不是從他們所控制的世界其他國家的石油井里出來的油——這類進口使他們賺了巨額利潤——他們不煉，因為他們經營煉油廠，也經營在其他國家開采石油。

這就是典型的壟斷資本：它是礦藏的主人，是油井的主人，是輸油管的主人，它輸送輸油管里的油，它提煉石油，此外，它還予以分配。這就是一個壟斷企業。

向他們提出，古巴消費的一部分燃料，要從別的來源得到時，他們就拒絕提煉石油。為什麼他們拒絕？因為他們想，如果我們採取一個反對他們的步驟，我們就沒有了石油；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了石油，結果就缺乏了燃料，就要遭到巨大的危機，這就會給予革命以沉重的打擊。

這事情的結果是，這些煉油廠干脆被沒收了。於是蘇聯進行了一次巨大的努力，供應我們石油，供應我們所需要的全部石油；這個努力收到了它的效果，使我們果然擺脫了這個侵略，否則這個國家就要沒有石油。幸亏由於蘇聯的努力，保持了一條石油供應綫，使我們直到今天也不缺乏。這些石油我們是比較便宜地買來的，比我們付給美國壟斷企業的要便宜得多；此外，我們也不是用美元買的，而是根據我們的貿易協議支付的，這就是說，我們用食糖支付。而且，我們買來石油，賣去了別的东西；以前我們買來石油，却什麼也沒有賣出。